



行人

夏目漱石

著◎林永熾

導讀

日本文學

052

行人

夏目漱石 著
羅鳳書 譯

日本文學 052

行人

作 者／夏目漱石

譯 者／羅鳳書

執行編輯／龍傑娣

發行人／林維青

出 版／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4914 號

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69 巷 6 號 B1

(02)5451438

總 經 銷／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69 巷 6 號 B1

(02)5451438

郵政劃撥／1580676~5

訂書專線／(02)7192088

傳 真 機／(02)7192087

排 版／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／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初 版／1993 年 9 月

定 價／280 元

ISBN 957-669-434-5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導
讀

李永熾

現代知識人的內在困境

《行人》是夏目漱石較富思想性的一部文學作品；處理現代知識人因自我懷疑而產生的孤獨情境。

長野一郎在大學教書，一向以學術為生命之所寄，但家庭生活卻不順暢，想愛妻子阿直，總是無法遂意。他懷疑妻子愛上了弟弟二郎。於是，長野一郎瘋狂地強迫弟弟帶妻子阿直一起到和歌山去旅行，住一晚以試探阿直的真潔。弟弟雖然拒絕，一郎一再強迫，弟弟只得答應，決定走一趟，白天就回來。

次日，二郎和阿直二人一起到和歌山去。起初，坐人力車參觀，無法說出要緊的事情，便要車夫載他們到可談話的地方，竟然到了茶屋。二郎頗感困惑，阿直卻彷彿早已預料會到這種地方，顯得鎮靜無比。二郎好不容易才一點一滴地探問嫂嫂對哥哥的感覺。可是，女服務生告訴他們說，和歌浦正處於暴風雨中，電話和電車都已不通。二郎只好依照哥哥的意思與嫂嫂一起住下來。當晚，因暴風雨，旅館的電燈也熄

了。二郎顯得非常緊張，阿直卻很鎮靜。這時候，嫂嫂突然說出激烈的話語：「要死，我希望採取被大水沖走這類猛烈的猝死法。」接著，又說出頗具深意的話：「大部分的男人都很沒有骨氣，我不曉得比你鎮靜幾倍呢，因為我隨時都有心理準備。」這些可以多面解釋的話，讓二郎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

二郎和阿直無事度過一晚，弟弟也向哥哥指出嫂嫂的人格無可置疑，可是兄嫂的感情並沒有因此而改善，反而更形惡化；哥哥愈發沈入孤獨與苦惱的深淵。因為他認為，妻子沒有犯錯，夫妻間的距離也沒有填埋，顯然自己並沒有獲得她的心。所謂「心」在某層面上是指人的內在深層面；沒有觸及對方的心，也就是沒有和對方的存有相契，因而形成自己的內在的空虛與不安。讓一郎苦惱的內在不安和對他人的不信，是近代自我最深沈的痛苦。克服之道並不是藉對他人的信任，來超脫自我內在的不安，反而讓他更無限地擴展自我，使自我絕對化；這是近代市民社會極其有趣的現象。於是，一郎不停喃喃自語：「神是自己。」「我是絕對的。」而走上自我絕對化之路，可是這反而導致自我孤獨化之境。換言之，自我絕對化也是自我相對化，而成爲孤立的存在。一郎說：「純粹獲得內心平靜的人，即使不刻意追求，理應進入此境。一旦進入這種境界，天地萬有，所有對象全都消失，唯獨自己存在。這時的自己

似有若無，既像偉大又如細微，很難命名。那就是絕對，經驗過這種絕對的人猛然聽到警鐘響起，便知鐘聲即是自己。換言之，絕對即相對。」

絕對在某一意義上就是孤絕，自己孤絕，他人也相對孤絕，所以絕對即是相對。在這意義的運作下，發現自己孤獨，也會發現別人也是孤獨的。人存在的孤絕是契入內心的。可是，人存在的孤絕也同樣會喚起人存在的辯論關係，人存在的孤獨相對面是與人相契合的幸福。一郎認為他自己沒有資格獲得幸福，他說：「無論嫁給什麼樣的人，出嫁後，女人就會因為丈夫的緣故變了樣。我嘴裡這麼說，心理卻不知道自己已讓妻子變得多壞。要從自己讓她變壞的妻子那裡求取幸福，不是太過分嗎？」這種認識使他更孤獨，並在這可怕孤寂的世界中不斷煩惱。這種煩惱讓他說出：「死或瘋，不然就信教，我的前途也許只有這三樣。」

一郎被逼到這種情境，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信教，而且有許多留戀的事，也不能去死，剩下的唯一道路大概只有發瘋一途，甚至現在自己是否沒瘋，都頗為可疑。一念及此，他不能不畏懼萬分。這時，他覺得最高貴的是「什麼也不想的人的容貌。」但這樣純真的境地，他達不到，因為長野一郎不是向幸福趨進的人，他是想要幸福就研究幸福的人。

夏目漱石在《行人》中所探求的是現代知識人的懷疑與苦惱，而思想幾乎就是這種內在煩惱的起源，因為知識人不可能「什麼也不想」！

譯序

《行人》一書由四個短篇構成，分別為《朋友》、《兄》、《歸後》及《塵勞》，其中一度因作者夏目漱石胃疾復發而中斷，最後於大正二年（一九一三年）十一月完成全書。

文中以二郎揭開序幕，並且擔任介紹人物的任務。閱讀本書之初，讀者並不知道書中真正的主角是稍後才出現的二郎之兄——一郎。然而，二郎的角色相當重要，不僅引出整個故事，更貫穿全局，緩和場面。他是好朋友、好兄弟、好兒子，也是嫂嫂的知心人。二郎之所以如此受歡迎，是因為他具有難得的溫情——能夠傾聽對方談話，而且較能為他人著想。而一郎這位理智的思想家暨學者，就不一樣了。

一郎極重理智，潛心研究學問。在他的生命中，自我掌握一切，研究性高於實行性。過度的理智使他孤獨而痛苦，感情豐富卻控制失當，致使家人無法瞭解而敬畏三分。漱石藉著一郎影射自己，更以H先生與一郎的談話討論「神」，教導自己也教導讀者。前三篇描寫一郎的痛苦層次漸高，末篇《塵勞》尤其精采，緊緊扣住讀者心弦。

文末H先生的報告信更是精華所在，使讀者跟隨他們旅行的腳步，爲一郎焦急，爲一郎嘆息，情緒由不解、同情、無奈轉爲惋惜、噓唏。漱石以二郎爲鏡，凸顯一郎強烈的個性，至爲成功。

關於女性角色的塑造也十分豐富，母親的慈愛、直的哀怨、貞的單純、重的直爽、兼的溫婉，以及文中始終不知其名的「那位姑娘」的不幸，甚至小女孩芳江、匆匆一現的「另一位小姐」等等，都有深刻的描寫。而岡田一角雖只出現於首篇，卻是不可忽略的人物。全書中，漱石非但探討人類的寂寞孤獨，對朋友之愛、夫妻之情、手足之愛等均有所描述。透過二郎，每一個有關聯的人物都得到發揮，諸如：父子、母子、兄弟、叔嫂、兄妹、朋友，以及其他難以一語交代的人際關係，皆能引起共鳴。

研讀本書，瞭解人類精神層面之餘，更可藉以分析自己、檢討自己。藉著一郎，漱石不僅闡述自己的思想，也對讀者有所警惕。

目次

夏目漱石年譜

解說

塵勞

歸後

兄

朋友

譯序

導讀

4
2
5

4
0
9

2
8
9

1
9
5

8
1

1

七

一

朋友

1

一出梅田車站，我立刻遵照母親的吩咐，雇車前往岡田家。岡田是母親娘家方面的遠親，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母親的什麼人，只記得他是位遠房親戚。

我到大阪一下車就去找他是有原因的。大約到此處一週前，我已和朋友約好十天內在大阪會合，然後一起去爬高野^①，如果時間允許的話，準備從伊勢繞到名古屋。決定時因為兩人都沒有可以指定的地點，所以我終於把岡田的姓名和地址告訴朋友。

「那麼，我一到大阪打電話過去，就馬上能夠知道你在不在吧？」道別時，朋友問個清楚。其實我不敢確定岡田家到底有沒有電話，便告訴朋友，要是沒有電話，寫

信或打電報都可以。朋友計畫搭甲州線②到諏訪，然後折回木曾到大阪。至於我，打算從東海道直接到京都，逗留四、五天後再到大阪。

在京都錯過預定日期的我，爲了儘早得到朋友的消息，一出車站就得趕到岡田家。不過這件事只是爲了自己的方便，也就是只爲我個人的利益而已，跟剛才所說遵照母親的吩咐是兩回事。母親要我一到那兒就放下一切事情，先去找岡田，爲此特地把攜帶不便的罐裝糖果塞入旅行箱，說是送給對方的禮物。這雖是她所秉持的舊日禮節，然而行爲內部卻包含某一現實事件的干係。

我連母親和岡田在他們的族譜上是何分支，彼此有何關係都不知道，對母親所委託的事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期待和興趣。但對岡田這位久未謀面的人物——態度鎮定，臉型方正，再渴望鬍子也不容易長出鬍子，而且可能會禿頭——跟這位岡田見面，我多少有點好奇。直到現在，岡田偶爾會到上京辦事。不過我經常錯過見面機會，所以老是看不到他那被強烈酒精染成紅暈的方型臉。我屈指算算，岡田雖然離開我家不久，卻也已是五、六年前的事了。他當時相當擔心的頭髮，最近八成逼近危險地步了吧。我想了想，又想像透視他頭皮的模樣。

岡田的頭髮正如想像中那般稀少，住屋倒是比想像中更清爽的嶄新建築。

「這裡總是以京都方式在多餘的地方築高牆，陰暗得令人傷腦筋。不過有二樓，上去看看吧！」他說。我因為很關心那位朋友的事，所以問岡田有沒有那位朋友的任何消息。岡田以莫名其妙的表情，答說沒有。

2

我被岡田帶上二樓，難怪他引以為傲，這裡的風景很好，只不過陽光從沒有陽台的房間窗戶直接射入，房裡熱得不得了。連懸在牀柱間的掛軸，也被曬得反捲起來。

「那不是陽光照射的關係，而是終年懸掛，因為漿糊的作用才會那樣。」岡田認真地辯解。

「梅花和鶯，真是個好搭配。」我也很想這麼說。當初他準備成家時，向我父親要來這幅畫，曾得意洋洋地拿到我房間給我看。記得當時，我半似揶揄地說：「岡田，這幅吳春^①是贗品，所以爸爸才會給你。」惹得岡田不高興。

我們兩個看著掛軸想起當年情景，像小孩似地笑了起來。看樣子，岡田打算一直

坐在窗口聊天。於是我脫掉外套，只穿襯衣和長褲躺著陪他聊。並且聽他說天下茶屋的形勢、將來的發展，以及電車的便利等等。對於自己興趣不大的問題，我連連稱是，乖乖聽著，只不過對他提到特地坐人力車到可搭電車的地方那件事，覺得無聊之至。談了一陣子，兩人又走下二樓。

不久，他的太太回來了。岡田太太名叫兼，雖然不是頂漂亮，卻是個細皮嫩肉，遠看蠻不錯的女人。兼是父親所屬政府機關的部屬的女兒，當時常拿家人委託她做的衣物出入廚房。岡田那時是我家食客，在廚房口附近的小廝房間讀書和午睡，有時也吃烤地瓜。他們就是這樣認識的，不過從認識到結婚的經過情形，我並不清楚。岡田雖是母親的遠親，在我家卻像書僮或小廝之類，因此家裡女傭不敢向我和哥哥開口提到兼，卻會毫不客氣地對岡田說：「岡田，阿兼向你問好。」這些話，經常傳入我的耳中。但是岡田好像一點都不在意，所以我以為只是普通的玩笑而已。後來岡田高商畢業，隻身前往大阪一家保險公司上班。聽說，那個職位是我父親介紹的。往後過了一年，他又飄然上京。這次，他牽著兼的手回大阪。這也是我父母做的媒。當時我想去爬富士山，到甲州去了，不在家。後來聽到這個消息，猛然吃了一驚。回頭算算，當我在車站下車時，正好跟岡田迎新娘入京的火車擦肩而過。

格子門前，兼把收攏的洋傘和小包一起夾在腋下，從玄關走到廚房那邊時，露出有點不好意思的表情。由於在大太陽下行走的關係，她的臉蛋紅紅的，而且滲著汗水。

「喂，有客人！」岡田不客氣地大聲嚷嚷，兼在屋裡溫柔地應了聲：「來了。」這當兒，我突然想起一個令人懷念的記憶，當年我也曾有說過這句話的人兒，為我縫久留米所產的藏青底碎白花衣服和法蘭絨內衣。

3

兼的態度清楚而鎮定，沒有一點低賤家庭出身的樣子。「兩、三天前我就想你也該到了，一直在期待。」說著，她的眼眶流露著和藹的氣息，不僅比我妹妹高尚，模樣也顯得較為優雅。我和兼談了一會兒，心想這樣的女人的確值得岡田專程到東京迎娶。

五、六年前，這位少婦還是少女時，我已知道她的聲音和相貌，但沒有機會進一

步交談。所以當她成爲岡田夫人再度見面的今天，我們自然不能親熱地應對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好像對待同階級的女性一般，說些中規中矩的話。不知岡田是高興或覺得可笑，不時衝著我笑。這還不打緊，有時他也望著兼的臉發笑。不過，兼裝著若無其事。當兼有事到裡面去時，岡田故意壓低聲音，推推我的大腿調侃道：「幹嘛對她正經八百的，你們不是本來就認識嗎？」

「她已經成爲一位好太太，早知道我就娶她。」

「別開玩笑。」岡田迸出更大的笑聲。不久，稍微露出認真的表情問道：「不過，聽說你曾經向你母親說她的壞話，不是嗎？」

「此話怎講？」

「你說，岡田也真可憐，居然帶那樣的女人到大阪。再多等一陣子，我會替他找個不錯的對象。」

「那是從前的事。」

我雖然這麼回答，卻覺得有點狠狠。接著，我終於了解岡田剛才一直以奇怪的眼神注視妻子的意思。

「那時，我被媽媽罵得一塌糊塗。她說，『你這學生懂什麼，岡田的事是我和你